

◇简平专栏·简言之

## 拯救小米

简平

去年的8月7日，远在日本京都的好友美幸女士发来微信，说她在上海教授日语时认识的一对学员夫妻发出紧急求助，原来他们刚刚出生才两个多月的孩子小米，因肺部严重感染正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抢救，医生表示危在旦夕。所以小米的父亲建立了一个名叫“拯救小米”的微信群，希望得到各路朋友的援助。

我知道自己在这方面其实做不了什么，但我想，也许可以提些建议，或提供一点相关信息，更主要的是，我愿意在他们陷入绝境之际，给予真诚的安慰和鼓励。于是，我也入了群。

一进群里，我即被浓浓的爱心所裹挟，那么多人都在积极地奔走，为拯救一位婴儿的生命出谋划策，寻找医疗资源，事实上，他们大多与我一样，跟小米的父母并不相识。所谓对症下药，因此，小米的父亲希图弄清孩子的真正病因，从而进行有效治疗。在群友们的帮助下，一条条讯息不断涌来，非但告知各个医学领域的情况，有的还直接联系专家进行诊治。遗传学、神经内科、肺科、呼吸科、脑科、免疫科、肠胃科、血液科、肿瘤科，抗生素专家，消化科教授，几乎找了个遍；由于并发中耳炎，还找到了耳鼻喉科医师，并因怀疑先天性小下颌，又找来了整形外科大夫。小米的父



简平，中国作家协会会员，中国文艺评论家协会会员。现任上海市作家协会理事，上海市静安区作家协会副主席。文学、影视、新闻作品获有多种国内外奖项。“上海市德艺双馨文艺工作者”称号获得者。

山川故园

## 家乡土酒香

李永明

每到年关，家乡一带最热闹的事就莫过于烤土酒了，从巍巍秦岭到连绵巴山，几乎家家户户都烤土酒。走进山坳子里的小村庄，便会看到院头的土灶上烟雾缭绕，空中飘浮着浓郁的酒香，这就是秦巴的下里巴人在自酿土酒。

酿土酒是技术活，男人们把一榷榷发酵好的酒料倒进酿酒木桶里，一层层摞起来，上面罩着“天花锅”，下面的大锅里开水翻滚。女人不停地架起木棒柴，烧着旺火，柴火在炉膛里跳跃着，使这冬日大地也温暖起来。不长时间，土酒便流淌起来，酒香扑鼻，男人们接上半碗“头令酒”，慢慢品味一口，接着哈哈大笑：“好酒好酒。”余下的泼到灶洞里，“轰”，一股火苗子蹿出来，耀红了女人的脸，酒香就在整个村庄弥漫开来。

家乡山美水美地美，四季分明，气候湿润，疯长着酿酒的粮食和山果。这里出产的水稻、小麦、玉米、高粱等作物，是酿酒的上等好料。川道西路坝盛产糯米，人们就喜爱酿造黄酒和糯酒喝。选一个黄道吉日，用糯米发酵，酒坛密封两个半月后，就有了酒的清香，酒的醇厚，来了客人，便用自酿的黄酒招待客人，很是受用。那种酒就是家乡人独有的土酒，一种地道的散发着浓郁泥土气息的米酒。现在，这类酒还漂洋过海飞到老外的餐桌上。

家乡高山区的土酒酿造已有几百年的历史，这里自然环境优美，气候温和，一年光照时间长，有条件的农人们都在房前屋后种植出成片的甜杆儿，甜杆儿长得茂盛，像一排排威武的士兵挺立着。有的甜杆儿种植在光线充足的山坡上，形成密不透风的青纱帐。秋冬后，这些杆儿都上了甜味，农人们砍回家晾晒，通过发酵等一系列酿造程序后，就做起了杆儿酒，每年的第一甑杆儿酒出锅的日子，也便是整个山村男人们的节日，每个人手里都捧着只粗碗或玻璃杯子，就着那刚出锅的热酒，痛快淋漓地喝着，干了满上，再干了，再斟满。上了岁数的长辈们，则一边喝着土酒，一边唱着那些世代相传的古老歌谣。

秦巴山林密集，山果丰盛，每到秋季，红红的柿子，黄亮的拐枣，满山满岭都是。

亲想请华山医院抗生素研究所的吴菊芳教授会诊一次，便有群友找到上海广播电视台主持人、首届金话筒奖得主方舟，让她提供确切的消息，以便小米的父亲寻上门去。一位群友系医学研究生，还隔空求助她的英国导师，我则将小米的摄片发给胸科医院的专家，请他们读片，提出诊断意见和建议。

小米出生后回家仅四天，便因发病住进了医院。看着孤独地躺在小小暖箱里的小米，她的父母心痛不已，倾尽全力，甚至卖掉房子，期盼创造生命的奇迹，这份柔肠，这份信念，令群里的朋友们感动，也因此更加热心地投入到拯救小米的行动中。由于肌张力弱，神经反应微弱，小米不会吞咽，喉咙里痰液也很多，呛入气管后反复引发吸入性肺炎，因而导致呼吸困难，常常发生窒息。经过一段时间治疗之后，小米的父母决定将她接出医院，赴广东佛山接受吞咽康复训练。而在出院之前，小米的父母参加了家庭护理方面的培训，包括用于急救的心肺复苏法、恢复听力的杜曼训练等等。一个自称“超级奶爸”的群友，他的孩子一出生就因反流性胃炎反复洗胃，以致胃出血，并同样有吞咽障碍，危及生命，他索性辞职专事料理孩子，因而积累了不少经验，他对小米的父母现身说法，教他们如何处理口水，如何控制呛奶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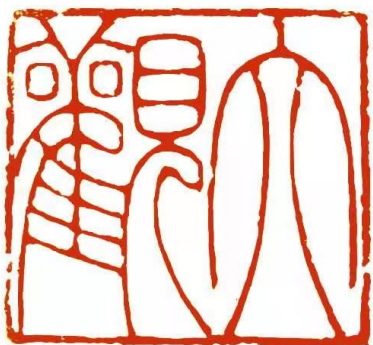
今年2月28日，带着父母的美好心愿，小米登上列车，踏上了遥远而满怀希望的路程。群里所有的朋友牵挂了一路。后来，每当有小米会吞口水了、会大声啼哭了、会咬住奶嘴了、会抓握东西了等等这样的好消息传来，群里总是一片欢呼。小米的父亲对群友们也很感激，说如果小米好了，男的都是干爸，女的都是干妈。可是，小米最终还是被无情的病魔彻底击垮了，她又重新回到了重症监护室，心博骤停，瞳孔放大，自主呼吸消失。悲痛中的小米的父母非常自责，群友们都劝慰说作为孩子的父母，你们已经尽力了，但他们却说，我们最在乎的不是父母是否尽力，我们只觉得小米太受累，来到这个世界的日子那么短，很多人都没注意到她的到来和她的辛苦。7月12日，“拯救小米”的微信群关闭了，小米的父亲留下了最后一行文字：“告别是为了更好的相遇，非常感谢你们的陪伴，谢谢。”我心里怅然若失，唯愿小米得遇如来，度一切苦厄，心如莲花，一路芬芳。

柿子酒、拐枣酒的做法和酿制杆儿酒一样，这种酒很清亮，喝后不上头不伤身，很受人们的喜爱，他们自豪地说这才是家乡人正宗地道的“安茅酒”。每家每户都储存着几百斤土酒，在日常劳作之余，在尘土飞扬中，在号声阵阵中，在入林伐木时，在各种各样的筋疲力尽之时才能开怀畅饮，千杯不醉。还有烤玉米酒、洋葱酒的，那也是正宗的土酒。

家乡人常说，再好的瓶装酒都比不上家乡土酒更绵长，更强悍，更纯粹，品酒是家乡人的一大享受，男人们要想真正懂得或领略到土酒那种深厚的内涵和魅力，就得到山村的火塘边与那些叔伯兄弟们狠狠地拼上一醉，只有被这沸腾的土酒灌溉过喉咙的男人，才算真正的男人；只有被这放纵纵实的土酒浸泡过生命，浸泡过爱情、淬火过人生的汉子，才是真正的汉子。家乡的女人，水灵漂亮，天生的小酒窝，一股不端杯，但端起酒杯来，爷们也喝不过。她们最后还能干家务活农活，家乡女子也是土酒历练养大的，对土酒情有独钟。

家乡的土酒包含着一种血性，一种德行，一种气质，一口一口抿下去，纵是山一般刚烈的汉子，也会酥软成一摊烂泥。家乡的土酒坚毅、隐忍、张弛有度、从容不迫，是酒中的隐士、家中的俊杰。

家乡人仗着一身酒胆，敢于走南闯北，再高的山峰也不过是胯下的一坨泥块。家乡人凭着一身酒力，面对陡峭人生，抬抬脚便迈过了那道坎。



◇人间小景

## 冬日话“梅”

郭兰芳

妈妈生在梅花傲雪的季节，外公外婆视若珍宝，于是便给妈妈取名“珍梅”。

今年，我给妈妈的手机下载了微信，取名时，思来想去，觉得没有比“珍梅”更美的名字了。图像呢，我在相册里挑了一张梅花，是上次去野寒梅园拍的。

两指粗的棕色枝干上，凸起的一块地方冒出三朵嫣红的花儿，背靠背地绽放着，像是粉嘟嘟的三胞胎，远远望去，就像是一大朵。花是重瓣的，每一瓣儿都舒臂伸腰，各有姿态，各有光芒，就像妈妈的眼睛，温暖，祥和，有力量。

从记事起，妈妈就是我们这个大家庭里起得最早，睡得最晚的人。每当东方的一抹亮光才给夜幕剪开道口子，妈妈就起床了。挑水做饭，菜园摘菜，喂猪喂鸡……到喊我吃饭时，一家人刚刚浆洗完的衣裳也在院角晾晒好了。后来，我给妈妈买了个洗衣机，心想这回她老人家总算能清闲点儿了。但下次回家，却见洗衣机灰头土脸地蹲在角落里，委屈得像个受了冤枉的孩子。妈妈说，洗衣机哪能洗得干净衣裳哪，还浪费水。唉，妈妈。你也不看看自己那双手，那双因长年干活变得像枯树皮一样的手。

这是一双种得一园子好菜的手，妈妈侍弄出来的茄子黄瓜，紫微微，青扑扑的；这是一双会种庄稼、会打农药的手，妈妈收割的稻谷，黄澄澄，金灿灿的；这是一双会打豆腐，会创造美食的手，妈妈哪怕随便炒一盘腌豇豆，也能香飘十里，让人馋涎欲滴；这还是一双会绣花，会织七彩毛衣的手……

可是五十年前，这也是一双千娇百媚的手啊！外婆说妈妈刚出嫁的时候，一双细长的手，一张圆圆脸，嫩得能

掐出水来哩！

五十年来，这双手在田间地头，灶上灶下，一刻也不曾停歇，这双手早已褪去了当初的光华，变得老茧丛生，指节粗壮，变得皱纹密布，裂口如鳞……

这双手呀，摸上去仿佛是那映衬着鲜花的梅枝，粗糙，烙得慌，看上去一点也不美丽，甚至有些难看。但是，我知道，我们这个家，唯有妈妈双手的维持，才能开出最美的花。

前年腊月，冰冻三尺，大雪纷飞，父亲去山头上坟，不小心踩在块石头上，双手飞舞着滑出几丈远，一屁股重重坐在雪地上，“哇”一声，起不来了，腰骨裂了。

父亲住院了，家里还有年迈的爷爷需要伺候，是这双手支撑起了这个家。妈妈在医院、老家两头跑，照顾这个，照顾那个，就是没有照顾好自己。年后，妈妈整张脸小了一半。等到父亲出院，能站起来的那一刻，坚强的父亲眼里满是大颗的泪花。妈妈笑父亲矫情，只有我知道父亲，那是幸福的泪，欣慰的泪。躺在床上不能动弹的这两个月，父亲该是多么难熬和无助，可是，有了妈妈的这双手，父亲成了最幸福的病人。病号饭、腿部按摩、翻身擦洗、换尿不湿……妈妈每样事情都做得那么专业，那么用心。

如今，又是一年冬天，又到了梅花怒绽的季节。等花开了，我要带上妈妈去赏一赏满山岗的梅花，闻一闻真正沁人心脾的香味。那时的山岗，会将梅花装满妈妈的眼帘，会将梅香驻满妈妈的心间。我要给妈妈拍个合影，而我满头白发的妈妈，定是其中最美的那一朵。

这张照片的名字，就叫“市花珍梅”吧！



一行白鹭上青天 石颖摄

◇信笔扬尘

## 勤劳的母亲

汪涛

父亲年轻时是个民办教师，白天都在学校上课。母亲识字不多，田地里的活儿总是她干，她一门心思照顾一家五口人的生活，同时经营着自家的菜园地。

在我的童年记忆里，菜园里的每一寸土地都被母亲利用上了。春夏之交，辣椒、茄子、黄瓜、月亮菜、豇豆、丝瓜，长得旺旺相相的；秋冬时节，白菜、萝卜、包心菜、菠菜、茼蒿、大蒜等应有尽有。

家门口有一处水洼地，从前是个水凼，睿智的母亲便在地旁垒一土堆，种上葫芦和丝瓜。葫芦匍匐前进，不到一个月的功夫便铺满大片大片的新绿。小巧的白花散落于绿叶之间，煞是好看。丝瓜的藤蔓则顺着竹杈子攀缘而上，与葫芦各得其所，互不干扰。等丝瓜秧长出爬山虎的脚似的触丝，母亲便找来毛线，将丝瓜的“脚”绑在竹杈上，丝瓜就会渐渐顺着这个竹杈爬上另一个竹杈。重重叠叠地形成一道绿色屏障。花开时节，一朵朵黄花猛地蹿出来，引得蜂围蝶绕，还有熙熙攘攘的蚂蚁在一旁爬来爬去。近些年母亲的眼睛愈发不好使，绿蔓间常常会遗漏下一根两根丝瓜，只好等周末孙子回家帮她找寻。

母亲年轻时，菜园可比现在大得多，菜多得吃不掉。母亲种菜不仅为了家里人吃，更是为了家里的老母猪。养老母猪辛苦，可母亲为了这个家，吃再多的苦也心甘情愿。记得我家养过三头

◇亲历者说

说起写稿投稿，有喜悦欣慰，也有苦涩的回忆。

人们常把写稿称之为“爬格子”。1970年代，我在家乡中学任教，带毕业班语文、政治课，又当班主任，还承担学校的一些事务，工作量大。晚上，常常是批改完作业，学生就寝后，我再趴在案几上，拟好草稿，铺开方格纸，规规矩矩，横平竖直地填写汉字，潦草不得，复写不得，生怕编辑老师看不上眼，扔进纸篓里。多少个青灯昏黄的夜晚，我开夜差，抢时效，赶写新闻稿，有时候也撰写言论稿。一个“爬”字，蕴含了多少苦辛！

那个年代，学校没有邮箱，全公社只有一个邮递员。邮电支局设在区公所所在地黄铺镇，邮递员老余每天骑着自行车匆匆把报纸送来。我们寄信，只能眼巴巴地等到邮递员来，把装有稿件的信交到他手中。有时上课走不开，只好等到第二天再寄。

印象最深的是第一次给《安徽日报》投稿，我有课不能脱身，又担心错过了投递时间，于是就“以权谋私”，让一位姓夏的班干拿着装有稿件的信在公社门口等着。本来这件事很正常，也不难办到，谁知偏偏那天，他犯了癫痫病，倒在公社门口，人事不知，稿件也自然不知去向，好在学生并无大碍。后来，这件事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家长的耳中，一时间传得沸沸扬扬，搞得我灰头灰脸，为此内疚了好一阵子。

1977年那会儿，社会上流行“学朝阳”，我所在的牌楼公社中学高中班也赶潮流，迁到距公社所在地几十里的桐籽山“开门办学”。这里山高林密，人烟稀少，更没有什么乡直机关。不用说，学校消息闭塞，要看报纸，只得每天派两名学生步行下山去取，真的很费事。我偶尔有稿件要寄，当然也得委托学生办理。好在同学们都很负责，从未丢失稿件误过事。

1980年大年初一，去亲戚家拜年，看到实行“大包干”后，农民生活发生了可喜的变化，我十分兴奋，回家后连夜赶写出“新春访月形生产队”的通讯《日子越过越红火》。春节期间邮递员放假了，为了抢时间，第二天清早，我骑着自行车，顶风冒雨，不畏严寒，赶到几十里外的邮电支局寄稿。尽管衣服湿透了，当我将稿件塞进邮箱的一刹那，内心还是一阵激动，仿佛完成了一个神圣的使命。一周后，《安庆日报》、省电台等都以较大篇幅、头版头条采用了这篇稿件。

那时，寄稿件不需贴邮票，只要在信封右上角剪个角，注明“稿件”，投入邮箱即可。可几经周转，到了编辑手中，往往已是昨日黄花。有时地址写错了，稿件原封不动退回来，同事不无恶意地开玩笑：“报社给你寄样报来了。”好尴尬！

几年后的一天，因公去省城《安徽日报》社，顺便带上了稿件。副刊部的编辑宁平老师和我是老朋友。她接过稿件，指着桌上的电脑，打开收件箱说：“你看，人家早发‘伊妹儿’了，你还是老一套，寄稿子来。采用你的稿子，还要重新打印，输入电脑。”我听了，脸上火辣辣的。

打那以后，我就在文印社里请朋友打印稿件，让他用电子邮箱发稿。站在电脑旁，看到鼠标一点，荧屏上立即显示出“邮件发送成功”的字样。这使我免了贴邮票之烦，跑邮局之苦，开始享受起网络交流的快捷。有的稿件发出后，几天就能见报，速度之快，令人瞠目。2006年底，我写了一篇介绍野寨中学的散文《岳麓清华园》，发给《中国文物报》。几天后，郭桂香老师打来电话，让我传一两张照片。当即从网上发了“忠烈祠”等照片，稿件刊登时配上照片，效果大不一样。拙著《泥土的升华》出版，请《农民日报》的主任编辑张民阜先生作序，未曾谋面，也是通过网上联系，将几十万字书稿一次传给他的。

日子一长，觉得这样既麻烦别人，又不方便，还是要自己动手。退休前，我将电脑搬到书房，开始与键盘鼠标打交道。而今，我使用电脑只是小学水平。一天晚上，我使用了一半，无意中按了一下鼠标，将稿件删除了，好不懊恼。为了发邮件，孩子专门为我编好了程序，只需按步骤操作就行了，一旦搞乱了，就向同事、邻居请教。现在，我甚至已一日也离不开电脑了。

毫不夸张地说，我的写稿、投稿过程，不啻是一场革命，从而也折射出社会的进步。

投稿

黄骏骑